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8.04.011

技术完美主义及其伦理批判

刘晓慧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摘 要：技术完美主义相信单纯凭借技术就可以塑造完美的理想生活，其蕴含的工具理性和效率优先追求已经形成了对我们真实生活世界的宰制。迈克尔·桑德尔提出的在科技与人性之间展开正义之战的“反对完美”对技术理性带来的伦理挑战给予了充分考量，并引发了对人之异化生存的深入思考。惟有进行真正伦理精神的奠基，技术及其发展才能获得其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技术完美主义才能得到扬弃与超越。

关键词：技术；完美主义；社会进步；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4-0094-06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呈现技术之创造作用的人造物所构成的世界中，一切都打上了人为的痕迹和技术的烙印。但是，这样的世界并非是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相反却让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甚至忧虑，在这背后的技术完美主义观念也越来越遭到质疑和批判。所谓技术完美主义是奉行工具理性至上和技术万能论、相信技术可以塑造完美理想生活的思想倾向。在技术完美主义的背后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崛起，认为强大的技术可以化解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可以消除贫困、饥荒、战争，促成富庶、繁荣和不断进步的生活状态。技术完美主义采取了简单线性的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掩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元性，对人类的实践也采取了片面化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当前日益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重新赋予技术以丰富的伦理内涵，为彰显技术在塑造人类理想生活中的作用注入充盈的张力和弹性。

一、技术完美主义的观念及其质疑

技术完美主义观念肇始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崛起，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产生了分裂，人作为主体从整全世界中抽离出来，上升为绝对的支配者和对世界的开发者、占有者，客体在对象化中被抽象、被抽离，成为了主体认识和改造的被动载体。“现代哲学一旦用二元论的视角和主客关系看待心物关系，就会产生对象化的思维，物就成为人的对立面，而人就会成为物的主宰，人就能够‘为自然界立法’，以人的目的与利益为价值尺度就成了其他物种的破坏力量，就意味着人可以将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剥夺、征服和破坏，任意践踏自然，这是现代性诟病的认识论根源所在。”[1]正是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带来了人类世界与非人世界的割裂，技术理性和技术思维就诞生于此。原本作为人与自

收稿日期：2018-05-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20009)
作者简介：刘晓慧(1992-)，女，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然和谐关系呈现的科学被简单化为强调操作的技术,这种技术代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即最大限度的开发、最有效率的利用。技术能够最大地限度地激发和释放人的天性,技术所创造的一切足以在充满苦难的人类社会中建构一个没有纷争、安静祥和的伊甸园。于是,技术取代上帝扮演了创造者的角色。

毫无疑问,技术完美主义及其蕴含的技术万能论代表了一个特定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思潮,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和稳定的人类自我认识和解释系统。直到今天,这种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解释系统依然是我们最大的话语体系。我们习惯于在技术所创造的世界里生活,在技术所主导的话语体系里展开自我思维和认知。可以说,技术及其创造的一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必然构成。技术成为人类理解和构思世界的必然中介,融入到人类社会生存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思潮和体系的支配下,强调开发与支配的自然科学技术确实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带来了人类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和物质福利的短时间大量积累。在技术理性催生的生产和物质积累面前,人类确实有理由相信技术的创造力量和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繁荣。于是,便出现了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所预想的人类社会凭借技术就可以实现的发展与进步。更进一步,这种技术进步还可以带来社会的文明昌盛及和谐发达,并由此实现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在孔多塞看来,科学上的所有发现都是人类的幸运。"这就意味着,科学的发现越多,人类就越幸福,人类社会就越美好。孔多塞的观点在启蒙运动时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启蒙运动对进步观念的重构表现在:进步被视为独立于个人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客观趋势,进步与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基于理性能力的运用和自由天性的发挥的进步会成为人的普遍需要和必然要求。"[2]这是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态度。

然而,我们不能罔顾一个事实,那就是技术所建构和创造的世界是两面性的,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尽善尽美:"我们的生存是由技术创造的,这不仅涉及一些从高技术文化中产生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和危险的问题,例如核战争的威胁或者担心可能带有不可逆效应的全球污染,而且也涉及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场所。"[3]这种技术完美主义及其盲目乐观倾向遭到了同样来自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质疑和批判。在卢梭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带来社会风俗的优化和文明进步,相反有可能败坏社会风气,养成懒惰松散的生活习气。技术的发展缘起于人类自身的聪明智慧,缘起于人类对外部世界占有的匮乏感和缺失感,当技术及其创造的世界真正来临时,人类并没有找到最初的欣喜,相反引发了极大的不安与焦虑,这是卢梭技术思想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卢梭看来,自然主义的社会演化和发展才是发展的正常之道,技术带有过多的人为干预色彩,既可能遏止甚至打断事物自然发展的秩序,又可能从更深层次上引发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谐关联。技术及其建构的人造物世界成为了卢梭哲学反思的关键。尽管卢梭对技术的批判带有过多浪漫主义的色彩,也没有引起当时人们对技术发展之社会效应的足够重视,然而在人类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20世纪所发生的种种悲剧,却总让人们感叹卢梭对技术发展及其社会效应的警醒是多么带有前瞻性。在启蒙理性高扬的时代,卢梭的技术理性批判观念无疑成为泼向那些为技术进步而欢欣鼓舞的人们的一盆冷水。

二、技术完美主义及其建构倾向的乌托邦情怀

技术完美主义倾向蕴含着一种建构主义的进步观,相信通过技术可以建构和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类新世界。这是一种强烈的技术乌托邦情怀,蕴含着对技术不发达所造成的社会发展匮乏的恐惧与忧虑,相信技术可以规避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风险和不幸,恰恰这造成了其无法克服的虚假性。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一个不容质疑的前提是:作为人类自身力量之延伸的技术并没有超越人类自身认知和理性的范畴,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和自身存在的有死性已经表明了技术及其所创造的世界带有难以摆脱的缺陷。乌托邦作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诉求,是一种理想生活的代名词,但这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无法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虚幻性。这是技术乌托邦最令人迷幻之处,也是其致命缺陷所在。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科学技术开始崛起并高奏凯歌的启蒙理性时代，诞生了无数带有乌托邦情怀的人类理想社会之构思和设计。在《大洋国》《乌托邦》《太阳城》等等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叙和书写中，人类对技术及其所代表的未来表现出了足够的信心和期待。在这背后，其实是人类对自身建构力量的充分肯定，那是在刚刚脱离蒙昧和社会等级秩序之后人类初次获得解放和释放的自然流露，相信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建构起一个完美的新型社会。“发现和发明的时代促使人们进行推测，让人们认为人的理性创造力是可以毫无限制地被提高的。进步作为从人的自然本性中自生出来的，使人朝着更好、更高和更完善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成了当时那个自我觉悟时代的标志，现代精神即孕育于这个发展趋势之中。”[4]因此，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我们需要对技术乌托邦有一种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技术乌托邦带有理想和希望的色彩，这是对人类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因此绝对不能将之作为虚假空幻的代名词而任意弃置；另一方面，也必须要看到技术乌托邦情怀背后的缺陷，即试图脱离根本无法脱离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来考虑技术的发展问题，我们无法在没有任何预设的空白上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通过技术来建构一个人间天堂。必须要看到，技术也是人类有限理性的一部分，也在呈现着人类生存状态的时间性和阶段性。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肯定技术完美主义及其对人类建构力量之信心，因为这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即希望技术进步可以逐步化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实困难与问题。但是，技术乌托邦自身解释的压缩性和封闭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会有意回避技术适应环境的特殊性，以一种完全中立性的态度来涤荡原本丰富多元的人类生活世界，极有可能造成一种人类认知和解释的封闭。必须要看到，技术无法自然地澄清一切，无法将我们顺利地带入一个完美无暇的理想境遇之中，我们需要对技术及其隐含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前提进行分析。现实的或物质的技术总是具有部分透明性或准透明性，这是技术所带来的放大效应的代价。技术在扩展身体能力的同时也转化了它们。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使用中的技术都不是中性的[3]80。也就是说，在技术中存在着澄明，也存在着遮蔽，技术在表达着我们对这个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在为我们呈现新的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之不完美的可能，这是技术之现实应用和社会效应的重要表现，我们需要置身真实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来思考技术运动的可能性条件和现实性局限。

技术是人类能力的自然延伸，它无法脱离人类具体的生活语境而建构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能化解技术应用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单纯依靠技术解决。我们不能沉浸在技术所创造的一切中沾沾自喜，而应该全方位思虑技术的适应条件和创生边界，对技术及其蕴含着的人类生活弹性和张力有足够的判断。我们不能在一个看起来技术进步的时代养成思维惰性，沉沦为技术逻辑的奴隶，失去真正的批判精神和内省能力，而必须看到技术完美主义表达的人类对于技术的理想期待。技术的应用必须体现和展示人类自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如果缺少了审慎、理智和冷静，技术完美主义所蕴含的乌托邦情怀将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扼杀人类的想象力，阻断人类真正文明发展的道路。

三、技术完美主义的工具理性信奉及其宰制

在技术完美主义观念的背后是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信奉。借助于阿伦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完美主义观念存在着对技术认知和理解的片面化，代表了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近代哲学观。汉娜·阿伦特考察了技术产生的非实用根源，她指出：“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涉及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来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假如我们不得不依赖人的所

谓实用本能,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技术;而且今天,即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动力有可能推动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一味让自己相信,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存在者的话,则我们被技术所规定的世界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更不要提进一步发展了。"[5]229也就是说,如果纯粹从实用角度来考虑,那么技术的出现、发展和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强调实用的工具理性逻辑,在手段—目的之间的最有效率和最有价值关系中呈现自身。由此来理解的技术变成了一种简单化的操作手段,那些掌握这种技术的人不再能够灵活处身和行动于充满交往创造力的公共领域之中,而只能沉降为阿伦特笔下的"技艺人":"就人是技艺人而言,他使事物工具化。他的工具化活动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贬低为手段,让他们失去了内在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造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所有自然力'(它们的形成无需人的帮助,并且独立于人的世界而存在)都失去了他们的'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具有来自工作的对象化。"[5]119~120在技艺人的世界里,盛行的是物化逻辑,即将一切对象化为物,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和情爱关系。Make成为了一切关系的缔造者,这是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也是一个创生性关系被彻底扼杀的世界。在这个物化的世界,技艺人在制作活动中满足了自身,找到了所谓的创造价值与意义,而这种价值与意义伴随着技艺人对物的世界的贬低和质疑开始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当一切都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中变成了手段,人自身也难逃物化的厄运和价值虚无的裁决。在这样的物化世界里,技艺人失去了能够激励自身行动的伦理依据,仅仅是作为制作、满足之行为的载体而盲目的游走于功利主义所设定的框架之中。马克斯·韦伯将这种环环相扣的交换逻辑和市场交易价值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称"铁笼",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无法打破、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每个人都无法改变的生存境遇。在这个铁笼中,形式理性大于一切,程序正义高于结果正义,我们寻求过程的绝对合理性,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性秩序的创造者,也是这种理性铁律的承受者,我们是无比自由的,但又是彻底被操纵的。

马尔库塞意识到了这种技术理性所创造的物化世界及其功利主义取向的强大统治性,在其经典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为我们展示了单向度社会及其超强的操纵性和控制性:"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机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6]这是一个靠技术建立起来的让我们无法对抗的社会框架,在其中,一切都是那么合理,一切都是那么应当,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想的幸福生活。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完美的社会蕴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隐蔽也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技术的合理性主宰了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其中,失去了反省和反思的能力,在单向度的路上越滑越远,在不自由且不自知的生活中越来越安逸自得。技术理性及其创造的福利、财富构成了我们基本的生存境遇,理性经济人成为了最为基本也最无法撼动的人性假设,最经济的生活成本与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成为了生活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而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完美追求与社会整体良善生活的发展取向却越来越割裂,崇高变得不再重要,世俗才值得追求,作为社会化存在的自我在原子化发展和共同感追求上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撕扯之中。技术完美主义的追求造就了工具理性的绝对优先地位。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合理社会,也是一个压制最隐蔽、统治最科学的社会。

四、反对完美:技术异化的人文反思

技术完美主义追求不仅塑造了社会整体的合理化追求,形成了最具形式合理性也最具统治隐蔽性的社会格局,而且甚至影响了人对自身生命的根本认知和切身体悟。"技术的进步并不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

是在每一阶段上都引起新的困难，并为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带来新的任务。”[7]迈克尔·桑德尔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深刻地反思了人类利用高科技塑造生命的完美主义追求，呈现了人在生命理解上的自然追求与技术干预之间的矛盾。桑德尔从思考体育运动成绩追求中的生化技术支持入手，全面反思了利用现代优生学对生命诞生和成长的关键。竞技体育原来是作为人之生命原动力呈现与比较的重要方式，现在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技术在竞技体育成绩的取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桑德尔提出了“生化运动员”的概念来表明这种极端的状况。由此入手，他更深入地反思了现代完美主义追求父母优生学而用技术打造订做孩子的做法，原本作为人类爱之结晶的生命，在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却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技术制作的过程，并且贯穿在孩子接受教育和成长的每一步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技术的强大在压缩着生命本真呈现的空间和可能，人的生命延续和生命表现越来越受到基因技术干预的影响，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人类可能受到基因改良和基因工程威胁的方面是自由行动的能力，即为自己而做、凭自己的努力去做、觉得自己有责任感——为自己所做的事和自身原本的状态获得赞美或指责。”[8]我们不允许任何缺陷的出现，我们希望将可控性贯穿在生命诞生、生活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在桑德尔看来，这是技术的胜利，却也是人的生命与生活正在遭受的最巨大挑战，因为真正的爱与责任正在遭受巨大冲击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爱与责任是人之自由行动能力的根源和依据。爱是尊重生命的自然成长，给予生命呈现一种自由空间，让生命力量的展示变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爱不是自私的个人占有，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强大去强制性干涉，不是对生命与生活选择权力的剥夺，在爱中应该呈现的是一种积极的他者意识，即将所爱的对象作为一个平等主体去对待、去接纳，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语来讲，爱是一种平等的承认，是和谐温馨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呈现与表达。爱这个世界，就意味着对这个世界原本的优劣保持充分接纳的态度。责任是人的一种伦理能力，它呈现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空间的弹性和张力，是人之自由行动能力的重要表现。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味付出、希望，甚至是完全的自我放弃，在责任中同样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由行动能力，体现了自我在与生活中发生交往关系的他者之间充分裁量、自由交流和视域融合的过程。对之负责，并不意味着全面的监护与使命担当的替代，而是将自我与他者置于一种更加和谐的积极证成关系之中。在现代技术完美主义追求中，这种真正的爱与责任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在桑德尔看来，利用科技追求完美看起来是繁荣无比的大众狂欢，实则蕴含着深深的人类生存危机，爱与责任的匮乏将可能带来人类社会道德基础的崩塌。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将是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彻底异化。人的生命成长与生活推进越来越具有技术设计的痕迹，人的自由裁量能力和自由行动能力正在枯竭。也就是说，人正在变成被设计的人造物，生命在被设计和被打造中失去了根本意义，生活在被规划和被操控中变得单调乏味。“现在，以制造的方式行动，以‘根据结果计算’的方式推理，意味着不考虑出乎意料的事情，因为再没有比期待‘无限不可能之事’更不切实际和非理性的了。”[5]238排除一切偶然性，将所有的意外彻底清空，一切都在技术设计所代表的人为力量操控之中，按照既定的程序完成生活的步骤，按照既定的程序演绎生活的逻辑，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不二选择。人成为了按照所制定的规律周而复始运转的机器，所有的环节都被预置成所设想的优化状态，所有的步骤都被技术理性规范的无比精当，所有的意外和不可能都在消失。这是技术完美的彻底胜利，也是人之生存异化的最沉重表现。人，被沉降为物，而且是人为制造物。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和条分缕析成最符合技术理性的样子，人生活拓展的每一步也在看似合理的社会规范框架中徐徐展开。我们正在失去对抗意外的能力，我们正在脱离能够提供思想原动力的生活境遇，我们正在被一步步推入预先设计和规范好的社会网格之中，我们正在失去爱这个世界和对这个世界负责的能力，我们正在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技术上最强大、自由行动能力最弱小的一种历史存在。人所创造的技术，正在成为改变人之生存的根本动力，技术设计的完美追求正在将我们的生活推入最不完美之中，技术创造的完善正在让我们的生活遭遇最大的伦理挑战。

五、结语:让伦理融入技术

技术完美主义强调技术的绝对优先,要求做出最为精当的技术设计,这实际上是剥离了技术的伦理内涵。缺少伦理支撑和滋养的技术发展并非人类根本重要的实践理性,无法塑造和构成我们积极的生活状态。“技术的本质在于为制造的东西而存在,制造这些对象的人并不关心它的目的。技术成就只依赖于生产或制作的方法,而不依赖于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技术可以决定一切,习惯了让技术来支配自我的日常生活,离开科技就寸步难行,其结果是人们自由的丧失和创造性精神的泯灭。”[9]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技术所能带来的生活完善都离不开伦理精神的涵养,人类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需要伦理精神的支撑方能规避技术脱轨的危险。毫无疑问,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支持,越来越无法脱离技术所塑造的生活: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技术引领了生活发展的每个步骤。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意识到:技术不能成为宰制我们生活的力量,技术不能遏止我们自由创造的能力,技术不能取代我们在生活中的自主自决。

在技术现代性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过度的技术完美主义追求将成为人类发展的负累。我们可以借助于技术构建我们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不能以技术支持取代我们自主自决的实践理性抉择。要看到,技术创造的发生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实现的,这个文化语境所内涵的伦理精神将构成真正技术效力发挥的力量源泉。伦理代表了一种公共生活精神,这是一种超越了单纯世俗功利追求的精神,这是一种能够矫正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精神,这是一种蕴含创生证成关系的精神,这是一种能够打破现代个体原子化生存困境的精神,这是一种能够担负起爱与责任的更加积极的精神。缺少了这样的伦理支持,技术发展将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操作指南的制定和机械执行。唯有真正的伦理精神奠基,技术及其创造的世界才能真正富有活力,技术完美主义才能得到彻底的扬弃,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才是真正积极有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技术完美主义进行伦理批判并非是放弃人类通过技术来实现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只是警醒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技术完美主义追求可能造成的种种人类生存困境。我们不能沉浸在技术所创造的完美生活迷梦中而不自知,我们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缺憾并不能依靠单纯的技术消解。对真实生活世界可能存在的问题要有一种积极肯定的认知态度,要明确彻底根除问题的意识是可怕的,人类只有在问题的出现与化解中才能真正不断走向进步、不断趋向完善。因此,致力于消解人类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技术完美主义倾向必须得到扬弃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王治东.技术的人性本质探究——马克思生存论的视角、思路与问题[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5.

[2] 汪堂家.对“进步”概念的哲学重审——兼评建构主义的进步观念[J].复旦学报,2010,(1):103-113.

[3]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德]阿明·格伦瓦尔德.技术伦理学手册[M].吴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9.

[5]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9.

[7] [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2.

[8] [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5.

[9] 刘开会.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来自西方哲学家的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0.

(责任编辑:许桃芳)